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湖廣通志卷九十四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陳化龍

檢討臣德生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繆琪

校對官中書臣吳俊

謄錄監生臣羅秉源

湖廣通志卷九十四
藝文志
疏
皇清
進奏議疏　劉子壯
為懇請力行以光
親政事臣草茅書生荷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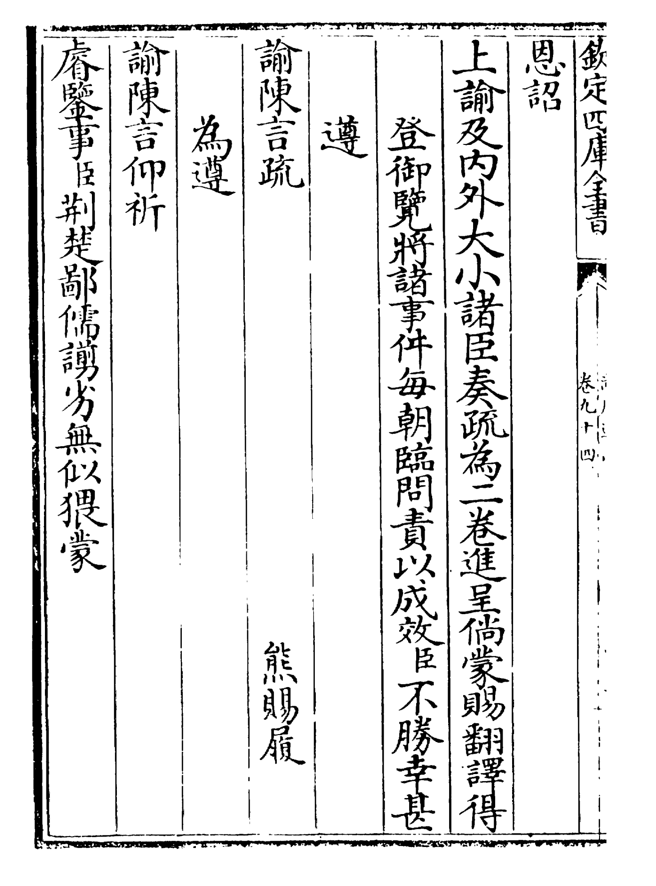
聖恩拔置詞垣三年以來日夜思維夭竭顓愚光賛
髙厚及至今春我
皇上親政
恩詔上傳頻頒德意及内外諸臣先後奏疏見我
皇上所以進賢愛民布德除弊為開代致治億萬年久
遠者悉且備矣率是行之雖唐虞三代可以漸臻
而望治之心猶有待者豈言之者已詳而行之尚
未能敏而奮也臣觀數日以來所降

德音諸臣所條便宜自臨朝講學執經侍班臺諫立仗以及用人理財省刑寛斂諸大典者皆已具備無

俟臣言臣所請者惟祈

皇上勤御便殿日召院部大臣將向來須行及題奏者勅以力行其已施行者務在持久其未盡行者宜加敏速務求至當則内外咸精心實事而天下咸被德澤故不自揆冐昧謹録

親政以來



恩詔

上諭及內外大小諸臣奏疏為二卷進呈倘蒙賜翻譯得

登御覽將諸事件每朝臨問責以成效臣不勝幸甚

遵

諭陳言疏　熊賜履

為遵

諭陳言仰祈

睿鑒事臣荊楚鄙儒譾劣無似猥蒙

先帝簡拔授以清班繼荷
皇上殊恩累遷今職十載　禁林
兩朝知遇
聖恩高厚踵頂莫捐中夜捫衷汗流浹背伏念臣雖至
愚自幼讀書辨志竊以聖賢為師數年以來忝遇
皇上高拱深居
經筵未舉區區獻納之微忱無由上達於
黼座且以出位陳詞典制有禁因循噤嘿尸素到今臣

之罪也亦臣之分也茲者伏遇

皇上恪謹天戒軫念民依

虛已下詢採及芻菲此正微賤小臣圖報涓埃之日也

臣備員侍從職司勸講不敢摭拾浮談毛舉細故

以瀆

宸聽謹仰遵

明詔殫竭愚衷芻蕘之言庶幾

高深之一助也惟

皇上留神省覽則天下幸甚伏讀
詔書有曰今閩直隸各省人民多有失所疾苦窮困深
可軫念或因官吏貪酷朘削民生或因法制未便
致民失業
皇上此心乃二帝三王之心
皇上此言乃二帝三王之言也夫民生至今日其困苦
亦孔亟矣國家日言生聚而凋敝愈甚日言軫恤
而瘡痍不起日言招集言蠲免而流亡滿目逋欠

浸多近而　畿甸遠而直省流離瑣尾之狀所在皆然未忍備述遡厥由來惟是官吏之朘剝徭賦之苛徵有以致之誠有如

聖諭之所云者蓋小民水耕火耨終歳勤勞僅足以贍給其俯仰而夏税秋糧朝催暮督責縧糴穀十室九空私派倍於官徵雜項浮於正額況乎分外之誅求無名之賠補種種朘刻剝膚及髓一有不應而老弱疾病俱已顛頓呼號於捶撻敲扑之下而

無復能安其室家井廬之樂閭閻之膏液有盡而猾胥之貪囊無底愚氓之皮骨僅存而有司之欲壑難厭哀此小民百孔千瘡無從療治正使年熟歲稔尚難保須臾不絕之命一旦水旱頻仍饑饉見告其不轉徙流亡塡溝渠而委道路者幾何哉蠲徵則吏收其實而民受其名賑濟則官增其肥而民重其瘠強者斬木揭竿弱者析骸易子此理勢之所必至者嗚呼此固民情之大可憫而國計

之重可憂者也雖然此亦不獨守令之過也守令固吏之親乎民者也然上之有監司又上之有督撫

朝廷方責之以廉而上官實敎之以貪

皇上固授之以養民之職而上官日課以厲民之行令日之守令誠有難焉者雖然督撫爲要已督撫廉則監司廉守令亦不得不廉督撫貪則監司貪守令亦不敢不貪表直影端源汚流濁此又理勢之

所必然者也今之為督撫者求所為精白一心為
國家安輯地方愛養黎庶者臣亦不敢謂遂無其人
獨是國家以全省命脉舉而付託於其身畀以察
吏安民之權屬以興利除害之任其待之不為不
隆而任之不為不重矣乃日望其察吏而吏治日
壞日望其安民而民生日蹙日望其興利除害而
一利未之興一害未之去也不可不謂之上負
朝廷下負生靈矣大抵有司之職業在地方而上官之

激勸憑舉劾年來督撫之所薦稱循卓者果小民之戴為父母而尊若神君者乎其所劾為貪庸者果百姓之畏若豺虎而疾如蛇蝎者乎是未可知也以督責為能而不問其慈惠以催科為政而不問其撫綏以胥緣之巧拙為優劣而不問其才幹之短長以禮節之厚薄為殿最而不論其品誼之高下此風一倡爭相效尤交蟠互結牢不可破如是而冀其激濁揚清興利祛弊也是何異適越而

北其轅炊沙而望其成飯耶所以比年以來旱澇
時聞死亡載道而此輩輿金饌玉暮晏朝歌恬焉
不知有困窮疾苦之足念若秦人視越人之肥瘠
漠然不加喜戚於其心在此輩不過茍一時之利
梯一已之榮而不知其斂怨聚愁為國家崇此
不可解之蘊毒在廷諸臣大率習為瞻狥務相容
隱不肯舉發其貪污之蹟以告
皇上間有一二指名糾參者亦不過淡寫輕描微示其

意曾未嘗直暴其汚穢殘酷之所在而

皇上亦遂莫得其蠹國殃民之實狀故此輩得以久竊

威權貪戀禄位方恃此以為壟斷之長計而無辜

赤子之顛連而無告者正未知何日而有再蘇之

望也然則今日之吏治民生獘久壞極其所從來

亦不問可知矣伏乞

皇上將現任督撫大加甄别其賢而能者加銜久任其

貪汚不肖者

立賜罷斥無令久居人上荼毒生民嗣後遇督撫缺出
不拘内外大小臣工果有端方清正望重才優如
古大臣其人者
勅部院大臣從公保舉授以兹任其考課也以民生之
苦樂為守令之賢否以守令之貪廉為督撫之優
劣則督撫得其人監司自得其人監司得其人守
令亦必得其人自然廉者勸貪者懲有利必興有
害必除而民之不獲其所者寡矣不此之計而日

孜孜焉言計吏言安民言舉劾言蠲賑終不過虚文故套美人聽聞而毫無補於吏治民生之實事也何則任之非其人行之失其意雖周官周禮秪足為厲民禍世之具而已傳曰有治人無治法又曰人存政舉皆不易之論也此

聖諭之所已及而臣詳切言之者也雖然内臣者外臣之表也京師者四方之倡也本原之地亦在乎

朝廷而已朝廷一舉一動萬方之則傚九土之觀瞻於

是乎出而其大者則在於立綱陳紀用人行政之間此其鼓舞化導之權轉移感應之機固有不問之草野而問之廊廟者此固一定之理也今朝政之可議者不止一端臣請擇其至重且大者言之一曰政事極其紛更而國體因之日傷也從來聖君賢相開國承家必取一代之典章法制為之斟酌損益釐為百世不易之令模以善建於不拔遠之子孫率由無愆忘變亂之患近之臣民遵守無

紛擾叢脞之虞三代盛王所以保世滋大無疆惟休者此也我

國家章程法度一踵先朝之舊雖其勢之極重而難返事之極敝而難行者類無不承訛襲陋苟且因仍曾不聞畧加整頓去其所為太甚之弊而急功喜事之輩又從而意為更變於其間但知趨目前尺寸之利以便其私而就中莫大之憂無窮之患潛倚暗伏於冥冥之內而皆不知所以為之計朝

舉夕罷旋罷而旋舉甲張乙弛倏弛而倏張不獨
盈庭聚訟空耗僚采之精神抑且
令甲游移重傷國家之大體
王言屢褻朝政滋繁議論日多成功絶少此時事之最
當講究者也伏乞
皇上勅下議政王貝勒大臣九卿科道將國家制度文
為詳審會議何者當沿何者當革何者宜益何者
宜損參以古制酌以時宜務期振裘挈領綱舉目

張勒為會典著為成憲則上有道揆下有法守詒謀垂裕作述於昭而億萬年無疆之基業在此矣一曰職業極其隳窳而士氣因之日靡也國家之設官也滿漢相制堂屬相維不獨欲其可否調劑使事無偏畸正欲其同寅協恭俾責無他卸近見各衙門大小臣工大率以意見為嫌疑以嫌疑為推諉求其一力擔當實心任事之人葢絶無而僅有也明知其事之必不可行而不以為否明知其

事之必不可不行而不以為可陰拱緘默瞻顧依阿而奸人猾胥因得以弄法舞文偷換手眼此其為害有不可勝言者比年以來此風尤甚纍纍若若相率而習為軟美圓熟之態而以不分涇渭不辨皂白為得計外託老成慎重之名而内懐持禄養交之念憂憤者謂之疎狂建白者目為浮躁廉静者斥為矯激端方者目以迂腐間有修身體道讀書窮理之士則羣焉指為道學之人而非笑之

詆排擯斥勢不至於禁錮其終身而不已此識者所為深憂永嘆而不能不為世道之感也伏乞
皇上立振頹風作興士氣申飭滿漢諸臣虛衷酌理實意任事化情面為肝膽轉推諉為擔當是曰是非曰非不必粧聾作啞也可則可否則否不必首鼠模稜也漢官勿以阿附滿官為工堂官勿以偏任司官為計寀執盡心論思而不必以唯諾為休容臺諫極力糾繩而不必以鉗結為將順則職業修

舉聮常剔釐官箴日肅而士氣日奮矣一曰學校極其廢弛而文教因之日衰也宋儒程顥曰治天下以正風俗得賢才為本又曰三代養賢必本於學而德化行焉治道出焉明乎學校為賢才之藪教化之基而學術事功之根柢也今者庠序之教缺焉不講矣師道不立經訓不明士子伏案呻吟惟是揣摩舉業以為弋科名掇富貴之具而絶不知所為讀書講學以求聖賢理道之歸其號為高明

有志者又或泛濫於百家沉淪於二氏甚者習為一派詖淫邪遁之説以亂吾聖人中正平實之理拾禪偈為宗傳尊牟尼為至聖猖狂怪誕不可方物其於吾聖人之所為下學而上達者蓋不啻鄙為芻狗而漫焉不知綱常名教之為何物惑世誣民充塞仁義斯道之淪晦未有甚於此時者也伏乞

皇上隆重師儒興起學校 畿輔則責成學院各省則

責成學道使之統率士子講明正學非六經語孟之書不得讀非濂洛關閩之學不得講敦崇實行扶持正教一洗從前浮薄偏曲之陋習與空虛荒誕之邪說而又舉行貢監之法令於士子中擇其志趨端卓英俊可造者縣學一人州學二人郡學三人貢之　國雍寛其館舍以居之豐其廩餼以養之又於廷臣中有道高德卲老師宿儒如宋胡瑗元許衡其人者

特簡一二人使司成均主教導日進諸生而陶淑造就之其道必本於人倫達乎天德其教自灑掃應對以至於義精仁熟漸摩誘掖循循有序三載之後學成材就司成次其優劣等第彙送吏部吏部量其材之大小學之淺深而授之秩其公卿大夫之子弟亦如之至於山林高蹈之士有經明行修德業完備者仍請

勅下地方官悉心諮訪據實奏

聞
朝廷優禮延聘加意褒崇以為士習人心之勸則道術以正學術以明教化大行人材增盛其有補於國家也寧淺鮮哉一曰風俗極其僭濫而禮制因之日壞也禮者聖王所以節性防淫而維係人心於不墜也小民至無知也其氣易勝而其情易流勝者每至不可禦而流者常至不可遏其所以不至於横潰四出一往而不回者賴上有禮教以持之

於先而又有法制以繩之於後也臣觀今日風俗其奢侈凌越至有不可殫述者一裘而費中人之產一宴而靡中歳之糧輿隷披貴介之衣倡優擬命婦之飾習爲固然爭相雄長而無有起而議其非者彼又安知王章之不可踰而天秩天叙之不可紊乎夫禮教之不行自貴近犯之也

朝廷崇儉約誰敢有好侈靡者

朝廷重樸遬誰敢有誇美麗者風行草偃理有固然耳

蓋奢則必貪而廉恥喪矣奢則必僭而名分蕩矣奢則必驕奢則必競而禮讓衰節文亂矣嗚呼此饑之本寒之源而盜賊訟獄水旱災荒之所由起也伏乞

皇上躬行節儉以為天下先明詔内外臣民一以質樸儉約為尚自王公以及士庶凡宫室車馬衣服僕從一切器用之屬俱立定經制限以成數

頒示天下俾恪為遵守不許稍有踰越開後來驕奢淫
佚之漸久之儉德日彰貪風日息民風醇而人心
厚其以幾於淳龎之治也不難矣雖然猶非本計
也至論根本切要之地端在我
皇上之一身矣蓋
皇躬者又萬幾之所受裁而萬化之所從出也孟子曰
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董子曰
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

民正萬民以正四方二子之言萬世之龜鑑也從
古帝王聖如堯舜可謂至矣而危微精一之誡不
啻諄諄焉蓋雖生知之聖亦藉學問之力也我
皇上神明天縱睿哲性成豈區區常情之所能測然而
生長深宮春秋方富薰陶
德性輔養
聖躬端在此時矣伏乞
皇上慎選耆儒碩德老成端重之士置之

左右優以保衡之任隆以師傅之禮不必勞以職事

拘以文貌使之出入

禁闥時親

便座從容閒讌講論道理啟沃

宸衷涵養

聖德又妙選天下英俊使之陪侍

法從朝夕獻納開陳善道切劘治體以備顧問廣聽聞

毋徒事講幄之虛文毋徒應

經筵之故事毋以寒暑有輟毋以晨夕有間至於大學
衍義尤為切要下手之書其中體用包舉本末貫
通法戒靡遺洪纖畢具誠千聖之心傳百王之治
統而萬世君師天下者之律令格例也伏願
皇上延訪真儒深明厥旨者講求研究務曉暢其精微
奧妙之理於是考之以六經之文監之以歷代之
蹟實體諸躬黙會諸衷以為敷政出治之本若夫
左右近習必端其選綴衣虎賁亦擇其人壬人佞

俾不置於前豔色娃聲不御於側非聖之書擯而不讀無益之事戒而不為内而深宫燕閒之間外而大廷廣衆之際徼而起居言動之恒凡所以維持此身者無所不備所以防閑此心者無所不周則君志清明君身强固舉夫立政敷教知人安民無非天德之流行天則之昭著而坐收體乾行健之成功是

皇上直接夫二帝三王相傳之心法自有以措斯世斯

民於唐虞三代之盛而非漢唐宋明之所能望其
項背也又何吏治不清民生不遂之足慮哉諺曰
正其本萬事理差之毫釐謬以千里此
聖諭之所未及而臣推本言之者也臣志學有年粗知
章句凡所敷陳率皆聞諸師友考諸經傳而非妄
為臆説以自干於罔
上之誅昔宋儒朱熹入對有戒其勿以正心誠意之説
進者熹曰生平所學止此四字豈忍隱默以欺吾

君臣之心亦如是而已伏乞
皇上諒其朴愚之衷恕其狂妄之罪
俯賜包涵
留神採擇則臣幸甚天下幸甚伏念臣自幼失怙憂病
交侵年方三十而衰落已如六七旬老人精神枯
耗肌骨羸削理不久長於人世又賦性迂戇不合
時趨過此以往正未知所以仰報
天恩之日敢因

明詔披瀝肺肝抵冒
宸嚴罔識忌諱臣無任戰懼惶悚之至緣係應
詔條陳事宜字多逾格且恐煩瀆
天聽不敢逐欵具本並乞
睿鑒施行
重修石鼓書院疏　袁廓宇
為名賢教地久湮多士文風漸靡臣捐貲修舉以
崇先祀以引後學事竊惟教化昌則人心正文明

盛則奸宄消葢自古以來岳瀆加封名賢賜祀原以制一代祀典之隆兼以昭萬古倫常之極今我
大清建邦制作維新章程憲古事事改觀矣臣在遐荒
思維鞏固
皇圖洪開景運茁臣愚昧少所俾臧竊見衡陽楚地上游湖南衡要東連兩粤嘯聚無常西逼滇黔烽煙時警諸凡防守稽察繕戢修城不敢不兢兢修飭猶恐大義未明以致宵小竊伏深維其故非僅師

武臣力也是必大明學術丕振人心使君父之義忠孝之性曉然於人心庶詩書之澤反側潛消而干羽之風苗頑漸格謂非文德懷柔之效與臣謹披閱圖記城之東北二里許有石鼓山書院一區當蒸湘衡水之交滙存漢唐數代之芳蹟昔諸葛武侯駐節臨蒸調兵充賦後世因以建祠及唐則郡人李寬結廬講學宋則朱熹張栻再闡儒風考其由來書院之創修在唐玄宗之甲子歷二百七

十餘歲至宋太宗而一新又二百八十餘歲當元世祖而復振碑稱宋景祐中賜額石鼓書院祀韓愈朱熹張栻三名賢後增李寛李士貞黄幹周濂溪共七賢焉併賜田廬以贍庶士沿及明初無不鼓厲重光厄於明季禍起羣兇煨燼之餘禋祀不舉及令諸士散伏誦讀無聲臣職是土日切圖維必使一道同風修明往學用是會同鎮道府縣等官共捐貲委員相度經營起工於去歲仲冬落成

於今年仲夏中堂安侑武侯兩廡各為書舍前堂謹祀七賢共費直六百餘金復集諸生歲時課藝以敦教化之本續先聖之緒使之修身論道貞慝咸歸非奉
皇上寵靈則祀典不光風猷有梗臣敢冒昧上　請者不第起諸賢之故事實所以綏德懷來以振風俗有關於世道人心者也伏乞
勅部諮訪舊例仍

賜祀典以光先賢以鼓後學永誌
皇慈於不朽矣

築河疏　顧如華

為奸豪違例築河不獨壑鄰兼至病國請
勅行查為首姓名究擬以甦殘黎以全額賦事臣惟自
古大一統之世有分土而無分民灑沉澹災之法
有疏導而無壅閼況曲防遏糴垂戒前史曾未聞
不經

題請不協與議而公然創築河口希圖嫁禍鄰封先
已歛怨同邑如臣鄉安陸府潛江縣姦豪之擅塞
蘆洑口一事者也考漢水發源於嶓冢經秦之漢
中鞏昌楚之鄖陽襄陽安陸漢陽等府上下二千
餘里始合流於大别以入江禹貢所謂江漢朝宗
于海是也按漢水隨地而得名曰漾曰沔曰漢曰
滄浪餘波則謂之潛總之一漢水也今俗呼為襄
河然自安陸而上夾岸皆山其勢不得湜由安陸

而下則山漸遠而水漸大故南北兩岸之民多築隄垸以自固猶虞其横也兩岸又各為河以殺其勢南則有荆州之夜澤口潛江之蘆洑口北則有天門之牛蹄口有漢川之脉旺嘴皆所以分衍水勢使之上流有注下流有洩其來久矣乃近來臣鄉漢水降割於安陸漢陽二郡尤烈前此屢經撫

按奏報上廑

宵旰殷憂是雖有分衍之支流且不能遏抑水患况可

塞此潰彼騁一二人強暴之私智障數百年通行之水口乎潛江而上不暇具論潛江迤下則為天門漢陽漢川等縣直抵大江旁及德黄二郡諸屬縣潛塞蘆洑則水無所洩必泛濫於兩岸而天門漢川竝受其潰決之禍潛與沔西湖一隅為鄰也獨不思天門亦巳之切鄰乎若潛可塞蘆洑天門亦可塞牛蹄漢川亦可塞脉旺嘴各為壅泉激水而數百里之民盡化為魚鱉矣此臣所謂不顧鄰

封之安危者一也即就潛江論之按該縣田地坐襄河西岸者四十二垸坐襄河北岸者二十七垸其地居該縣十之九坐東岸黄漢等十垸僅得該縣十之一此河一築止利於黄漢諸垸而南北兩岸垸禾盡委游波可乎且潛產豆商賈所集潛不宜稻借資鄰境潛西無薪悉取於河此塞則豆不得出穀不得入晨炊之蒭不能不懸釜以待則於民商皆有所不便令潛人怨聲載道彼此相訌可

知其事欲難成無關地方永久之圖此臣所謂不顧同邑之利害者二也且臣更細詢其形勢矣塞河不獨為天門與漢川並潛累也蓋夜澤蘆洑二口為

王師入荆之路今夜澤河身久淤非盛夏水漲則舟不得行所藉者蘆洑一河耳若此河又塞則舟師無由入荆荆南軍需多轉輸於漢北塞此則餉道不通其病國在兵餉天門民糧不下三萬漢德諸屬

邑皆不下數萬一瘠邑不過萬餘合盤打筭利害孰多孰少其病國在賦稅則為害滋大此臣所謂不顧

國計之輕重者三也既非衆論之僉同又未經撫按之

題請顯係該縣土豪恃强朦上虐下實為羣心所不甘

國法所難容也目今正届長夏大浸不測臣切慮桑

梓不能不據以入

告者應請

勑部撫按詳察為首姓名揭報縣官僉撥人夫決開築

口止許各修隄垸以禦水患則國計民生罔不攸

賴矣

請停議增玉田等處駐防兵丁疏　吳正治

題為駐防原以為民添設誠恐滋擾請停止議增之

兵以安

畿輔生靈事我
皇上念京畿重地鼠盜竊發民生未安
特諭樞臣確議作何分派防守隨經諸王大臣會議請
命樞臣勒布等會同該撫詳酌議覆據稱每旗分住
二城則兵有遷移之苦創造房屋則錢糧靡費所
有添設各項均應停止獨以昌平等八城而外若
玉田灤州霸州雄縣為衝要形勢之地應添設章
京兵丁及蓋房等項奉

旨議政王貝勒大臣九卿科道會議具奏諸臣持論不一主前議者云應添設主後議者云應停止今聞

奉有依前議之

旨此固

皇上睿慮周詳未雨綢繆之至計也而臣竊有請者臣惟致治之要必在安民安民之道止期休息恭繹

上諭原從民生起見則玉田等四城添設章京兵丁之議其不必者有三其不便者亦有三何以言之邇

來

畿輔之區雖常有竊發不過鼠賊耳地方有司苟能

留心捕治自可輯寧固無煩設兵以擒賊或有成

羣大盜一時難以解散則必調重兵發禁旅始可

撲滅又非藉數十兵可恃以無恐也不必者一昌

平等八城叅領兵丁既已星羅碁布而豐潤開平

樂亭又議添設馬兵犄角相援臂指相應倘衝要

形勢之地遇有寇警何難協力窮追滅此而朝食

乎不必者二況遠近民人不知為偶爾竊發之鼠
盜不知添設兵丁之多寡但聞輦轂之下無端增
設四城滿州兵丁舉動非細近畿本自無事何故
駭人聽聞不必者三而其所不便於民者則以新
設之兵兵民未習遽難浹洽民以疑而生畏兵因
動而生驕其勢然也今玉田等四城百姓聞添設
師旅將必有紛紛疑慮者矣
國家承平數十年一旦使四城老幼無以自安一不

便也每城所設防守尉等官原以督率旗兵緝拿盜賊萬一耳目未周約束不嚴有如部覆所云駐防甲兵與家僕爲盜者雖將該管章京及該主嚴行處分而小民已受荼毒矣二不便也部覆霸州雄縣灤州城内原有空地可蓋營房其實㧺玉田城内無有空地應于城外築墻立柵蓋房居住雖不佔取民房未免勞民動衆且也地方官吏保無有借端科詐者乎安得事事而察之也三不便也

由斯以觀玉田灤州霸州雄縣添設章京兵丁之
議本以為民也而或致擾民矣揆諸
皇上愛民如子之心夫豈相合哉臣從諸王大臣後與
聞末議確見此事無益於地方而將來必有害於
民生是以緦緦過計請將玉田等城議添之兵亟
為停止以安四城億兆之人以培
神京根本之重地庶近畿黎庶各得其所民氣完固而
盜賊自消矣伏祈

皇上睿鑒施行

請復漕運疏　　嚴正矩

為遵

諭直陳楚省漕折之累乞

勅部從長酌議以甦積困以安民生事臣伏讀

上諭加意治平惓惓以民生疾苦失所失業為念俾內外大小臣工確陳利弊此誠堯舜憂民之盛心也以臣聞見最真則有楚民折漕為累一事敢為

皇上陳之夫楚民至今日而困甚矣蓋自流氛荼毒閱
二十餘年自我
朝定鼎始獲𤓰寧乃以滇黔阻化致煩大兵駐鎮芻糧
轉運歲無寧日至南服蕩平而西山之役元氣殆
盡矣計此漕糈關係軍
國重需或本或折誰敢憚於輸將惟是折色之累實
有重困者按楚省南漕二糧自開
國之初俱留本地支用至康熙四年餘漕七萬餘石

五年餘漕十三萬餘石司糧諸臣以船缺丁少疏請改折至再迄今尚未有定論為可慮也查楚省原額船八百二十餘隻兵燹焚擄之後尚存船三百五十餘隻因本地不運借協江西一百八十二隻輪流迭運昔以總屬公家無妨通融協濟今也當務之急豈可久假不歸以十三萬漕石計之照每船載糧五百石之例止需船二百六十隻已自不乏況以涉江巨艘往俱倍載不既贏餘乎近者

楚省不稔而米價甚賤需米五石纔可完一石之折是百姓受數倍之累不待明者而辨之也

皇上憫憐江南白折之艱著徵本色

天語所布萬姓歡呼以白糧玉粒加貴於漕楚米之價倍賤於南

宸衷鑒及必有惻然動念者則必如何而船足如何而江楚之運俱無悞如何而漕糧得有歸著斟酌至當務期裕餉便民經久無弊伏請

敕部從長酌議覆施行

請彙輯

聖政成編疏　張可前

題為

聖德逺邁千古

睿謨宜昭億祀請

敕編輯成書以丕示遐邇式訓臣民事竊惟古帝王建

非常之功德者必備非常之法守用以啟廸海内

臣民俾遵循於至善也臣伏見
皇上盛德巍巍參天兩地事
郊
廟則致敬奉
兩宮則盡孝蠲租省刑之
詔屢下
經筵講學之勤弗輟
神謀獨運

大武遐昭猶復
宵衣旰食安不忘危咨諏民隱肅清吏治
却登封而罔舉
讓尊號以弗居
鳳輦東廵閭閻被
德恩加前代之園陵
澤逮先師之苗裔乃至一動一言無不仰契天心俯協
輿望固已光輝史冊美不勝書然非彙輯成編頌

布海內則率土臣民有身被生成而未能仰窺制
作之精意者矣臣謹按明太祖洪武七年日歷告
成承旨詹同侍講學士宋濂請將當日聖政輯成
一書分為四十類名曰寶訓傳示天下夫明祖以
武功開國其所行政事猶且允臣下之請編為寶
訓況我
皇上合創守而同揆裕文武而兼濟超越明祖萬萬哉
今

起居注諸臣雖已詳記
聖績而金匱石室之藏人間無由窺測即近者奉
詔纂脩方畧然止載伐叛之武功而未紀歷年之仁德
臣竊謂且
勅内閣翰林院諸臣備輯
皇上御極以來
睿謨聖政彚成一書分條編類如宋濂等所集寶訓例
刊布寰宇一以廸四海之臣民一以垂億祀之法

守煌煌乎並二典三謨而焜燿于覆載間矣抑臣

更有請者

駕幸闕里

御書萬世師表四字懸額孔廟曠典盛事振古所無並

請

皇上勅部勒石徧頒各省懸之學宮不獨

尊師重道之盛德昭示士類更見

龍飛鳳翥之寶篆光垂寰區也如果臣言不謬伏乞

睿鑒採擇施行

重農積粟疏　姚締虞

臣按民為邦本食為民天我

皇上念稼穡之艱難憂民間之水旱於康熙十八年六

月十一日特頒

上諭有曰近據四方奏報雨澤霑足可望有年恐豐稔

之後百姓仍前不加撙節妄行耗費著各該地方

大吏督率有司曉諭小民務令力田節用多積米

糧庶俯仰有資凶荒可備欽此浩蕩
恩綸無遠弗届官民遵守比及三年矣臣聞九年耕有
三年之餘三年耕有一年之蓄使直省大吏能仰
體我
皇上愛民之心以督率有司天下有司仰體我
皇上愛民之心以勸諭百姓則雖家給而人足可也不
然則是陽奉而陰違者也若不嚴行稽察何以分
别賢否且今河南山東山西諸處俱以旱聞所謂

備凶荒而資俯仰者此其時矣臣請

皇上勑行各督撫轉行所屬監司守令嚴行稽察見在某府州縣某地方曾否積貯若干果否可備荒歉

據實

奏聞分別勸懲仍當及期多方設處務起閭閻之瘡痍毋得臨時徒請賑蠲反資官胥之中飽庶乎不

虛我

皇上先事圖維之聖心也抑臣更有請者現行事例官

員薦舉必令開明興行教化夫所謂教化者虛而無徵之說耳臣請即以
上諭之勸農積粟定守令之賢否令冬計典務令登答明白如果躬行勸諭其百姓務本業而多力田其地方敦儉樸而有積備是本官真教化也即應卓舉如或漫不經心其百姓游手好閒而不務農桑其地方奢靡鬬爭而漸至虛耗是本官無教化也即註下考如此則於民命邦本未嘗無小補矣臣

言果否可採伏乞

皇上睿鑒施行

請免江西逋税疏　　姚締虞

為直陳江右數年來不忍言之傷殘請早豁十三四年必不能完之逋税免致百姓逃亡漸圖地方生聚事臣謬以非材蒙

皇上差往江西主戊午鄉試出闈之後目擊地方荒残百姓凋敝實有數十年未易復者若不早圖補救

稍涉因循則後效難期流離益甚臣不敢不爲我

皇上痛切陳之自十三年滇黔告變一時叛將悍卒等

乘機竊發以致湖泊山陬羣盜繼起掠邑攻城焚

殺淫擄又韓大任等流突境内號名伏莽重戕地

方其時被賊失陷殘破者撫州建昌廣信饒州南

康吉安南安七府受禍最慘其餘雖郡城未失而

所屬州縣城郭鄉落賊寇蹂躪靡有寧宇幸賴我

皇上威靈凱歌旋奏底定太平然而丁壯之死於鋒刃

者不能復生老弱之轉於溝壑者不能復起子女之已被俘擄者不能復聚也田畝之荒蕪者不能即闢廬舍之焚析而傾頹者不能即構也其屢經題報在丁缺田荒案內則寧州武寧等三十九州縣衛傷絶丁三十六萬一百餘名口抛荒田地八萬六百三十餘頃廬陵等三十二縣竝贛吉等衛所死絶丁三十六萬二百餘名口抛荒田地九萬四千九百餘頃抛荒屯田四萬九千四百餘畝部

議將廬陵等三十二縣暫免十六年錢糧仍令招徠勸種荒田將十七年額賦俱行徵收其寧州等三十九州縣概未議豁仍檄各屬設法勸輸在部臣為國持籌自宜慎重而徵臣身到地方敢弗實陳夫十六年之免以其丁缺而田荒也無主之田業户既死且逃矣死者自不可問即使逃者慰諭招徠朝呼夕至而安插靡定牛種全無烏能即時開墾輸本年之正賦乎若所謂設法勸輸者則紙

上之空談難以奉行者耳現在孑遺靡室靡家鳩形鵠面即竭力奉公亦巳難矣而又欲其官與民設法以包賠無主之虛賦此必不得之數也臣再四思維亦不敢即請豁免惟有權宜之法限年開墾升科耳請

勅督撫酌量輕重或限五年或限三年徐徐勸墾以漸升科其有變亂內挖濠掘塹沙塞水沖草木繁蕪萬萬不可開墾者即與另冊報除庶乎丁缺田荒

一案之賠累可清矣然而從前積逋之數懸賦尚存若不請蠲則追呼廹切此驚魂靡定者又轉從而流亡耳烏能安土樂業為

朝廷墾荒而增課乎臣查江西自十三年至十六年未完地丁銀共三百二十萬有零該督撫以遲陳郡邑等事交疏請蠲未允也復以郡邑半皆殘毀等事復以各屬荒殘益甚等事交疏請蠲未允也督

撫受

朝廷厚恩寧不思為國計彼誠目擊情形不得已而請
命耳今者督撫刻責之守令守令刻責之窮民日
事追呼嚴催嚴比而十三年分僅報完一萬四千
五百餘兩十四年分僅報完一萬一千七百餘兩
十五年分僅報完五千二百五十餘兩經年餘之
追比合通省所報完不過三萬零而力已竭矣計
已窮矣此二百一十餘萬者皆在亡何有之鄉即
敲骨吸髓勢必不能復矣臣見浙閩用兵均霑浩

蕩江右受禍之慘幾倍於浙閩獨可令其向隅而莫救乎即江右在順治五年金聲桓等變亂殘破省城蒙

世祖章皇帝蠲免逋欠故能徐圖休養況今日情形較甚於往昔乎且臣親見諸有司拘束於功令而不敢稍寛恐敲朴日嚴將逃亡日甚是前此之舊欠已不能取盈而後此之新徵終至於虧損曾何補於

國計祇重傷乎民生念及於此我

皇上早蠲一日地方早生聚一日稍遲一日民痛又深重一日矣臣從江右來廵撫方面有司俱得接見在臣為一已起見自應引嫌然我

皇上如天好生之心納諫如流之德臣仰窺有素值此最傷最慘之情形臣目擊而不言是溺職而負

君也臣誼所不敢出也謹披瀝泣陳短疏難盡字多逾額伏乞

聖恩洞鑒即

賜請豁施行

請禁僕隸投營疏　　　　　　姚締虞

為請禁家人投營叛主之奸並嚴民間乘機掘塚之慘以正名分以靖地方事臣自江右入都凡事關地方之利害繫生民之疾苦咸思據實上陳無負我

皇上差遣言官至意然或見之弗詳知之無據即痌瘝乃身仍不敢風聞入告也其最著者則家人投營

叛主之事矣蓋大河以南江浙楚豫閩粤諸省凡在人家得錢鬻身者皆是為奴婢雖主衰僕强亦不敢輒萌叛志近者用兵地方多藉投充營伍為名往往挾制主人勒索原契攜其妻子而颺去焉究竟主人不知其果否入營也即果在營亦不知其為有主之僕也總因官司無明禁而悍奴得假借耳臣畧舉一二如黄陂縣知縣金殿臣有家人李三忽然投營自稱營官騎馬張蓋竟至縣署立

索妻子財物縱横往來駭人耳目無如之何也幸
天厭其兇李三溺水身死方寢其事候補主事張
伯琮有家人張純投入營伍屢肆需索其弟仲璜
不得已而訟之於官屢訊方結其餘平常百姓之
家已叛者固多而未叛者皆隱有一負嵎之勢以
先嚇其主人而主人不敢繩束其婢僕尤而效之
非所以靖叛風也至掘塜一事凡經寇賊蹂躪地
方在在有之大約無頼窮民土豪光棍借以戎馬

往來倥偬之時乘機為此或利所有或快私仇者居多耳此等慘惡律有明條若非地方官嚴禁而覺察之其風豈易遏哉臣在江西有建昌人湯來賀為臣泣言伊家三世祖塋皆被拋掘其一徵也此二事者既往雖不能盡繩而將來則急宜嚴禁伏乞

勑部定議嗣後家人投營叛主者作何治罪該營先雖不知及知而不發者作何處分凡用兵地方乘機

發人塚墓者作何治罪有司官不能覺察申理者作何處分通行禁飭庶乎主僕之名分昭而養生送死無憾矣臣謹據實具題伏乞

皇上睿鑒施行

請褒恤周惇頤疏　　姚締虞

為

聖心重道方殷先賢表彰未盡亟請

勅議褒恤以昭

盛治之曠典事臣惟我

皇上德盛化神治隆道備崇重先師之典禮録恤周公

之子孫

恩綸屢沛炳若日星猗歟盛哉直千載一時矣乃有以

一人而當理學絶續之關躬繼往開來之任上接

孔孟下啟程朱厥功甚鉅而表揚未及若不及今

陳情徒令世遠人湮臣請得為

皇上陳之臣按道學之傳孟子而後荀揚之徒不精不

詳泊乎五代昏昧已極宋儒道州周惇頤出直接
孔孟之傳太極圖説闡河洛之精微易理通書闢
天人之祕藴潛修黙契闡極而章洛人程珦遣二
子顥頤受學焉皆能昌明道學以大發有宋一代
之盛故朱熹之序惇頤曰世所謂二程先生者其
原蓋自先生發之也可謂不忘所自矣臣又按宋
嘉定十三年謚惇頤為元公其詞曰先生博學力
行會道有元脈絡貫通上接乎洙泗條理精密下

逮乎河洛以元易名庶幾百世之下知孟氏之後
明聖道者必自濂溪始淳祐元年追封汝南伯元
延祐六年加封道國公明正統元年葺理惇頤祠
墓優免子孫差役景泰七年查道州周惇頤嫡長
子孫一人周冕授翰林院五經博士世襲撥給墓
田至明季而遂失其傳矣竊念先有惇頤然後有
程朱今二氏世襲弗替而惇頤子孫淪落祠地荒圮
揆之典章不無掛漏幸逢我

皇上崇儒重道理學修明臣請
勑廷臣集議詳考惇頤當理學絶續之際啟朱程道脈
之傳即行楚撫查其子孫果否曾世授五經博士
特賜洪恩酌加優録不惟慰先儒於地下亦可勵百世
之人心矣伏乞
皇上睿鑒施行
再請復優免廩糧以培士氣疏　姚締虞
為

聖治當重熙累洽之後正人材鼓舞欣進之時再請議復優免廩糧以培養士氣事臣惟天地養萬物聖主養賢以及萬民使朴者相安於耕鑿秀者競勉於絃誦所以儲公輔之器於庠序之中也況農工商賈皆有謀生之具而佔畢一經家徒壁立者惟此寒士耳故既有優免以及生員復有餼糧以及廩生誠朝廷養士之大典不宜因緩急為去留者也臣給事工

垣時曾具疏請復而部議暫停彼時去逆孽蕩平之日僅一年耳在部臣身司
國計或應斟酌盈虛今又三年矣我
皇上文治之光華日盛一日士子觀光之志氣日新一日薄海以外皆納欵而投誠荒裔之長且遣子而受學誠文教之聿興郅治之隆軌也而且兵革不用政簡刑清天災不生民無夭札户部庫藏日積充盈稽諸往古成康文景之世粟紅貫朽未有盛

於今日者也此時而不復更待何時此事而不行更有何事伏乞

皇上特賜恩綸或仍

勑下部議詳查酌復普天率土誦讀之士皆能歌咏

皇恩而昭垂於萬世矣伏乞

皇上睿鑒施行

請均鹽引疏　　江蘩

題為鹽引之積弊宜清小民之偏困可憫請

勑鹽臣酌量均平以裕
國課以除民累事我
皇上至仁如天憂民若已事無大小凡關係民生者無
不委曲周至即如鹽政一事屢經諸臣之
題請仰見我
皇上曲加軫恤所以惠商裕民者至詳且悉矣獨是鹽
引一項額數尚有未均者臣請為
皇上陳之從來田賦之廣狹由於戶口之多寡而戶口

之多寡即關鹽引之疏滯大抵然也臣見歴年來直省各官以未完鹽引疊受叅罰在州縣官身任地方之責鹽引關係考成豈不力加徵催而疏銷無術積困難紓則以均平之法有未行也即以豫省之河南一府言之洛陽縣地糧五萬四千三百七十兩零銷引則四千六百六十張零靈寶縣糧四萬四千四百八十兩零銷引則五千四百八十張零一則糧多而引少一則糧少而引多也偃師

縣人丁一萬六百有零銷引則二千六百三十張零登封縣人丁一萬三千八百零銷引則三千五十張零靈寳縣人丁一萬三千八百六十零銷引則五千四百八十張零一則丁多而引少一則丁少而引多也州縣以額定之引張刻期報完以副考成在丁糧多者人煙稠密買銷亦易引繳而小民不累唯丁糧俱少之州縣村落邱墟銷引無計一歳之考成立至上官之差提頻加追之商而商

困追之民而民貧時窮勢廹不得已或按户銷食計口派銀究之壓欠難清民受敲扑之累而官終罹条罰之苦矣雖鹽引未完条後有鄰近州縣通融帶銷之

例然既条之後州縣之降革猶小未条之前小民之比累實深與其条後而議通融不如均平而免

題請也臣向任河南府靈寳知縣時深知受累情由夫一府如此則他府可知一省如此則他省可知

以臣愚見莫若取州縣受累之引張加之引張不累之州縣量行增減其不累民者不得妄議更張仍以各府原定之引額歸之各府屬在他府者不得妄行越派如此則弊竇清而官民均無若累矣往者行鹽州縣目擊民艱據實詳請而鹽臣以差期無幾往返駁查遂至因循今河東鹽臣新受

簡命合無

勅令查訪精詳秉公均派數月之内酌奪

題請永為定額無負

皇上簡任至意則一轉移通變間而下無累於商民上

有裨於

國賦即有司亦可告無罪於考成矣推之而鹽差諸

臣州縣有受偏苦之累者皆得據實入

告如州縣有指稱增減引張科累小民者許鹽臣即

指名

題參否則並治鹽臣以失察之罪則數天共戴

皇仁矣緣係條陳字稍逾格如果臣言可採伏祈

睿鑒勑部議覆施行

請通行常平倉法疏　　鄭昱

題為積貯之成效既以藏富於民北直之變通亟宜

廣諸各省仰祈

睿斷迅賜施行事竊惟國以民為本民以食為天民安

而國運昌隆食足而民生樂利此古今不易之定

理也臣辦事垣中見戶部覆直隸撫臣郭世隆為

聖心之愛民甚切米穀之久積宜商亟請變通以濟實用事一疏內稱應如該撫題請各州縣所存米石加謹收貯以備賑濟其餘米穀平價糶賣秋收照數糴買還倉仍將賣買過銀米價值數目造具清冊報部查核等因具

題奉有

俞旨欽遵在案將見直隸之積貯即足直隸之民食穀貴不致傷民穀賤不致傷農年凶則有備無患年

豐則出陳易新此真常平倉之善制也臣請得而
推廣之竊思直隸而外各省俱報有積穀之數俱
開有捐輸之例存貯米穀無邑無之但未奉部文
不敢擅動耳查各省昨年豐熟者固多而饑荒者
間有如河南山陜江淮等處内有
奏報發賑者有請停漕糧者是目下青黄不接之狀
與直隸同然也至於湖廣江西素號米穀之鄉臣
楚人也三年前讀禮家居每至五六月傳聞穀價

不昂而民多乏食豐年猶然況薄收乎是目下青黄不接之狀亦與直隸同然也他如閩越川廣雲貴等省雖豐歉不齊要之五六月間新禾在畝舊穀已罄皆青黄不接之時又與直隸有同然也夫積穀原以為民也穀積而無濟於民食其謂之何

仰祈

皇上迅飭部議凡各省積貯捐輸米穀行令各撫臣酌量州縣之大小詳查存積之多寡應留若干米穀

以備饑荒其餘剩者俱於每年五六月照市價減糶所糶銀兩仍於本年九十月糴買新穀還倉稍有羨餘存為修倉之用夫夏則舊穀必貴秋則新穀必賤穀貴則量減而糶以利民穀賤則量增而糴以利農豐歲則出所存之銀買穀以補倉而常使其有餘凶歲則發原留之穀給賑以救荒而無使其不足更將賣買價值動用銀米數目造冊報部查核買穀則覈實在給賑則予開除民得通其

緩急穀不至於紅朽如此則常平倉之良法美意行之北直而效行之各省而罔不效雖有水旱而天不能使之災斯誠萬世之計所謂議變通以濟實用足民食以安民生者莫亟乎此也緣係推廣部議起見條陳字多逾格如果臣言可採伏乞

睿鑒施行

請罷湖口關復九江關疏　王澤洪

題為湖口之設關甚險九江之舊關宜復請照成規

收稅以裕
國課以全商命事竊惟
國家之本計惟財與賦財賦之克足在鹽與關我
皇上頻頒蠲租之
詔屢減額外之徵數十年來農工商賈無不仰戴
皇恩固已淪肌浹髓矣乃有不費
内府之金錢不損
朝廷之額課

綸音一下各省歡呼則莫如湖口之仍歸九江關之為

善也請為我

皇上陳之夫昔日之設關九江者因上有龍開河官牌夾下有老鸛塘白水港俱可停泊多船冬夏不涸無波濤洶湧之危輸將甚便此誠利

國利民經久不易之善地也後以江西東下亦應納稅暫移湖口此一時權宜之計耳初未計及湖口一縣地處下流乃江湖兩水交會之衝又有上下

鍾山巉巖峭壁揷入江中既已設關遂成商船納稅必泊之地止有虹橋一港水漲之時大船僅容數號小船僅容數十隻倘水涸船多不得已盡泊江外大風暴起巨浪滔天欲求入口而不得欲求渡關而不能故其患不可勝言此湖口斷斷不宜設關之明效也或謂自江西出湖以下江南自江南入湖以上江西恐有漏稅之弊不知九江一關征船而不征貨丈尺已定稅無可匿臣查大姑塘

去九江四十里在湖口之内舊係泊船之地應聽部司委員在彼收税彚繳關庫以給票為憑至各省出湖船隻大姑塘收税者九江驗票放行各省進湖船隻在九江納税者在大姑塘驗票放行則兩處自無漏税之慮矣年來風濤時起沉溺疊見商情以積久而不得伸差員以時暫而不敢請此

臣所以不得不代為請命也倘荷

允行則往來舟楫無傾覆之虞東西商賈無漂没之苦

既於額設

國課一無所虧又於貿易民生皆得其便乃經久無

弊之良圖也臣本楚人九江湖口皆臣久居故於

情形甚悉伏乞

勅部詳加酌復務嵩稅課之盈虛查風濤之險易考人

心之向背一經改正庶船多稅足商悅民安無不

仰頌

覆載之恩同於天地矣緣係條陳事宜字多踰格貼

黄難盡未敢另繕如果臣言可採伏乞

皇上俯賜施行

征勦叛苗報捷疏　　　　藴大有

為奏

聞事竊照黔省都黎鎮三府生苗為邊境肆惡之兇頑

為從來未開之土地荷蒙

皇上仁威遠播以佈置機宜

訓示督臣鄂爾泰而督臣仰體

天心恩威竝用勦撫兼施調度極爲周密先機能爲豫

料故古州清水江丹江八寨九股等處無不畏威

懷德業經奏

旨設鎮安營現在建造衙署營房已無不化之頑梗矣

奴才毫無寸報蒙

皇恩畀以封疆重寄惟有竭盡駑駘於誠服者極力撫

綏稍有反覆者即爲撲滅務期永遠寧謐以報

皇恩於萬一耳查得上年公鵜既勦之後因其投順懇

切餘黨未盡勦除督臣鄂爾泰早以為必有後患於雍正七年六月十二日檄調奴才前赴清水江彈壓時以密劄切囑奴才抵營後仰體
聖恩多方撫諭冀其革心孰意雞呼黨寨逆苗計包辛往包章養九金噶打計安于州包長商麻九我轉腮姑辛等怙惡不悛煽脅各寨糾約苗衆敢於十一月初六之三更窺伺大營時先有不願黨惡頭人金交古等密首早經隄防無隙可乘初七日辰

刻奴才率領將備開壁一擊立即披靡逆苗死傷甚衆是日即欲統兵前進擣巢誅滅據協贊軍務鎮遠府知府今陞貴東道臣方顯以我軍單薄老營要緊爲慮隨飛報督撫提督並請督臣鄂爾泰指授方畧去後續於十二月十三十五等日准貴州提督臣楊天縱檄調各協營換班弁兵到營又准撫臣張廣泗檄委木標左營遊擊高岱帶兵三百名赴營聽調十七日奉督臣鄂爾泰爲開通都

江以懲定且來牛等寨自廣西調遣官兵前進古州並爲清水江聲援奴才遵依密示以逆寨僻遠且居衆寨之中若大兵徑進頑良不分且逆勢不支必將竄匿山箐即擣其巢穴戮其餘孽而兇首漏脱終不足以拔病根而絶禍源乃用計誘擒而逆首計包辛往包章等八犯與餘孽包九商牛隴包等二十二犯於十二月二十一日就擒應解省城聽撫臣審擬正法因慮離府窵遠且在苗穴之

中恐有刼奪之虞即在軍前用以祭旗旋令撫標中軍遊擊高岱率領弁兵防守兩岸營盤令鎮逺左營遊擊劉成龍黄施營遊擊章奇相新調古州左營遊擊任龍帶領銅仁左營守備韓生耀天柱營守備皮衮並弁兵二千二百餘員名各帶四日口糧分中左右三路聯絡聲援以防沿途各寨倉猝之變適天雨雪逆苗猶敢據險抗拒將備弁兵無不同憤敵愾仰伏

天威往返四日即行殲滅逆苗死亡過半餘皆滚山逃
箐隨檄令撤兵回營而從逆各寨無不悚惕紛紛
赴營泥首告撫咸云被脅情實即逆寨餘孽亦皆
匍匐哀號奴才仰體
皇上如天之仁准予招安責其獻兇繳械俱各遵依令
據附近各寨繳到鎗刀標弩盔甲等項二千餘件
所獻兇首新毛等已請督臣鄂爾泰批示分別發
落安插其餘寨分尚在責令呈繳若兇械繳盡無

所憑恃庶可漸至馴良一切善後事宜昨因督臣
鄂彌泰巡粤回鎮經由鎮遠奴才於軍營馳出面
請指示一一遵行再都江之定旦生苗業經黔副
將趙文英粤副將潘紹周等先後奪其土城焚其
巢穴斬其首惡現駐兵該寨搜緝餘兇其來牛生
苗亦經粤副將董芳同都勻協副將卜萬年等率
領漢土官兵奮勇勦除斬首及砲傷赴水投箐者
不可勝數其餘都江南北兩岸未撫之苗無不畏

威爭先投順情願疏通河道竝搭橋修路覩此情形諒分界設汛諸事可以不日告竣矣所有奴才奉檄征勦叛苗情由竝都江情形理合繕摺奏

聞伏乞

皇上睿鑒施行

湖廣通志卷九十四